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吉林人民出版社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 丽梅真是个好姑娘	傅長合 (1)
· 一个新生命的誕生	環 石 (13)
· 節 前	吳中原 (22)

丽梅真是好姑娘

傅長合

孙德臣背起牛皮就直奔前村供銷合作社走去。

他早就核計好了，把牛皮賣了，買一双象样的靴靴穿。本來買靴靴用不着現賣牛皮的錢，今年社里收成也很好，女兒丽梅在供銷社工作，每月还給家捎回二、三十元。前天丽梅來家还說：“等这月开支我給爹買双靴靴吧。”这姑娘有多么孝敬老人哪！虽說这样，他总觉着牛皮放着也沒用，在小倉房里不知怎么弄的还掉了几塊毛，皮子的成色一坏就得少賣錢了，所以，还是赶快賣出去。

远道沒輕載，別看牛皮小，走上几里也觉着沉甸甸的了。他把牛皮放在地下，吸上一袋煙歇息歇息。端詳着地下的小牛皮，干巴得不大点了，那几塊掉毛的地方格外刺眼，簡直不如一張好狗皮。早上楊坤也賣牛皮去了，那張皮子可真好，要个头有个头，要毛色有毛色，連塊蛇眼都沒有，那才叫上等貨呢。老头使勁抽兩口煙

自語道：

“別看我牛皮不濟，可也能賣過你……”

一抬頭，看見楊坤樂顛顛地回來了。

“孫大哥，做什么去？”楊坤離老遠就招呼道。

孫德臣等楊坤走到眼前，才指着地下的牛皮說：

“把這張破玩藝兒賣了去；可你那張賣的几等？”

“这个！”楊坤滿意的豎起大姆指說道，“头等。”

“你看我這張能划个几等？”

“这咱可說不好，”楊坤看了看地下的牛皮接着說：

“到那兒就知道了，你姑娘驗的可公道了。”

孫德臣一听別人誇獎自己的姑娘，心里美滋滋的想道：別說这点小事呀，平时也沒斷受表揚呀，春天还上縣里學習驗收毛猪和皮子呢，要不好，上級能叫她去嗎！聽說还是模范团员呢。姑娘还月月給家錢……都說养姑娘不得濟，我看哪，姑娘好一样养老。

楊坤看了半天地下的牛皮說：

“這張皮子若叫我說呀，賣上三等就是一大关了，好一好就許是四等。”他看孫德臣不服勁的样子，心想，可也不一定，人家姑娘就許給个头等呢，就又把話拉回來了，說道：

“我也看不好，別听我瞎說。”

老头直瞅楊坤走远了才背起牛皮說：

“有我丽梅，高低也得給他爹弄个头等呀；別看我牛皮不济，可也能賣过你楊坤！”

在合作社东厢房的外面，排着十來个人，都是來賣狐狸皮、山猫皮和牛皮的。一个包着紅头巾的營業員正在驗收。

孙德臣一進大門，就看清楚了，包紅头巾的營業員正是丽梅。看見自己的姑娘臉冻的紅撲撲的，心里想到：一会給她買条好头巾。

孙德臣也挺明白，他看見人多就沒有去。心想：当着这些人有多不好呀，別人看見还不得說有私人拉攏呀，那我丽梅还不得挨上級說呀，是呀，我也該为孩子着想着想啊！他把牛皮放在排的末尾，就到上屋雜貨部去了。

他進了上屋，坐在爐子旁边的長凳子上，想着外面的皮子，臉倒有些發燒了。他一眼看見貨架子上的靴就問道：

“那靴怎么賣的？”

“要什么样的？老大爺。”營業員問。

“要好的。”

“十九元一双。”

“十九元。”孙德臣重复着說。

“还有賤点的，十一元。”營業員又給拿过来一双，又补充了一句：“十一元的就行，这也是真正牛皮呀。”

“不，等一会儿買一双好的。”

“那就挑一双吧。”

“等一

会儿，賣了
皮子……”

他往窗外一看，丽梅正驗收自己的牛皮呢，他就急忙往外走，心想：趁着没人这有多方便哪。到东厢房一看，牛皮都划上等級



了。

“爹，你老來買什麼？”麗梅說。

“不買什麼。”他看看地下的牛皮，笑瞇瞇地說：

“這張給個幾等？”

“這個，也說不上是誰的？皮子又不好，還掉了毛，只好給四等。”

“四等！”老头一楞，一想，啊，她還不知道這是她爹的呢，就說：“把那四字擦了，給划個頭等吧。”

麗梅不知原委，用驚疑的眼光望着他。

“嘿！你還不知道呢，這牛皮是咱家的。”

“啊！這是咱們的呀！”

老头一听“啊”了一聲，以為能改個頭等呢；可是麗梅卻把牛皮放到堆里說道：

“爹，這陣沒人賣了，咱到上屋暖和暖和吧。”

“是啊，這陣正好沒人，把等級改個頭等吧。先回……”

“改頭等？咱那皮子也沒划差呀！”

“我不是說你划差了。”老头解釋道，“這玩藝兒就是一眼高一眼低，反正是你說了算，就……”

“爹！”麗梅接過去說，“那怎麼能行呢，該幾等就是幾等。”

老头急了，向四周扫了一眼說：

“我是誰，你是誰，外人也不知道。”

“爹！那我們能对得起誰呀。”

老头急得不知說什么好了，剛要發脾气，往上屋一看，那个賣鞦韆的營業員來了。他扛起牛皮气 哼 哼 的說：

“对呀，这就对起你爹了。”

社主任鄭万林看孙丽梅和一个老鄉吵架，就急忙赶來，心想，一定是老鄉不滿意給他的等級。走到門口一看正是剛才要買鞦韆的老大爺，就喊了一声：

“老大爺，請回來再看看皮子。”

孙德臣走了，連头也沒回。再一看孙丽梅也正在生气，这更使他納悶了：她一向是受群众欢迎的營業員，給的等級都是很公平的，对老鄉是很耐心的；可是这回……

“主任，”丽梅打破了他的沉思說，“你看这个事……”

“是怎么回事？”主任悶得急了問道。

“那張皮子不好，我給个四等。”

“老鄉不同意，应当好好解釋解釋。”

“解釋不通嘛。”

“因為什麼？”主任又問。

麗梅不好意思的說：

“他是我爹。”

主任“啊！”了一声，不再往下問了。

麗梅覺得自己雖然沒做對不起人民的事，可，他是自己的父親哪，自己是个團員哪，应当使父親明白：那樣做是不對的。可是她想不出辦法。

“得想法說服你父親哪！”主任想了想說：“得好好勸勸。”

“我父親的脾氣不好，就象方才……”

“方才那是沒講道理，再說，當場也下不來台了。唉！有了，一會兒我也得買双靴，你……好，咱倆研究一下勸說的方式。”

孫德臣心里明白，自己皮子不好，還有什麼看頭呢。可是麗梅要偷着給个頭等，不就完了嗎，想到這兒就恨起麗梅來了。不怪說：养活姑娘不得濟，女大外向，怎么好也不如兒子。

西北風嗖嗖地刮着，脖子有些發涼。

“哼！我給你買頭巾！”他气呼呼地好象面對着麗

梅說：“你冻死活該。”

去的时候还歇了一气，回來一气就到家了。

“你这是怎么的了。”孙大娘看他生气的样子又把牛皮背回來了，輕声的問。

孙德臣把牛皮摔到倉房跟前，用脚一踢大声的說：

“來收破乱的賣了它，非得賣給合作社？”

“怎么，合作社不收嗎？”

“收，收，都不如一張好狗皮值錢。”

“不是丽梅……”

“还有誰，若是別人还許多賣点呢。”

“看你說的。”老太太也明白八成說：“自己的姑还能少給嗎？”

“不能少給——划了个末等！”

“可咱那皮子……”

“皮子怎的，都是一样的牛皮。”

“孙大哥，皮子怎又背回來了？”楊坤也來了。德臣想起在道上遇見他的情景，立时臉就紅了。他老坤讓到屋里，說：

“不賣了，过些天再說。”

“因为給的錢少，都不如一張好狗皮。”老孙德臣接过去說。

孙德臣用勁瞪了她一眼。楊坤看的一清二楚。他本來是想看看到底給划个几等，丽梅对她家的皮子給的合理不合理。現在他明白了，不禁欽佩地說：

“丽梅真是个好姑娘啊！”

这一誇獎，老兩口都用驚奇的眼睛看他。

“嘿，孙大哥，这不是明擺着的事嗎。”

孙德臣低下了头。

“他大叔說的可也对，这也不能怪丽梅……”

“行了，你別巴巴了。”他更怨丽梅了，使他在楊坤前下不來台。

姑門吱的一声开了，随后就吹進來一股凉風，老太太往外走一边問道：

“誰呀？”

“是我，媽。”老太太一看是丽梅，只見她放在鍋台一个小包，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包笑嘻嘻地進了屋。

了。“爹，你老回來多半天了。”她問。

他老头在炕上把头一擰，沒吱声。老太太看着气不公道：

“孩子跟你說話呢！”

老孙德臣紋絲沒动，他觉得女兒的親热的样子，比剛吵还使他难受。

“楊大叔也來了。” 丽梅問。

“啊！你这是下班了。” 楊坤答道。

“下班了。” 丽梅解开小包說：“头几天我爹說要買双靴，今天开支我就買了一双。”

“对！” 楊坤拿过一只靴，贊美的說：“这你爹該有多乐呀！”

“这靴有多好呀！” 老太太也拿一只对孙德臣說：“你倒看看合適不合適呀。”

“这靴多少錢一双？” 楊坤問。

“十九元。” 丽梅說。

孙德臣虽然还生丽梅的气，可是一听是十九元的靴，可就回头看了一眼——啊？他一看靴，气可就不打一处來，他觉得这回有說的了：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皮子嗎，你多給一等也不行；可倒好，你花十九元買一双十一元的靴。这能行！”

“大哥別生气了，” 楊坤也看出这靴不好，现在就劝着說：“八成是丽梅弄錯了……”

“沒弄錯。” 丽梅不慌不忙的說：“爹，咱那皮子明明是四等……”

“那不假。” 老头滿有理的反問道：“可你这靴

呢？”

丽梅这时慢声慢語的解釋道：

“四等的皮子，花一等價錢買進去，做出來的靴鞋一定是四等的；若按四等賣吧，就得賠錢。就是这么回事。”

“对呀，”老太太說：“好鉄打好釘，皮子不好，巧手也做不出好貨來。”

“丽梅說的是理呀！”楊坤也附合着說。

孙德臣現在心里明鏡似的，知道自己不对；可一想这靴鞋也不对呀。这时丽梅拿起这双靴鞋和她媽到外屋，把放在鍋台上的那个小包遞給他媽，然后又掏出十元錢說道：

“因为買这双靴鞋，只剩十元了，都給我爹吧。”

老太太摸不清头尾的問：

“这是……那双是誰的？”

“那是，”丽梅笑了笑說：“我們主任的。”

这些孙德臣在屋里听的一清二楚。这时他老伴進屋來了，把錢交給他，解开小包对他說：

“这是給你買的，还剩十元。”

他一看这才是他所想念的那双十九元的靴鞋。現在他全明白了，他知道自己不对，錯怪了女兒，隔着玻璃

窗往外一看，他又看見丽梅圍着那条头巾。他大声的說：

“把錢給丽梅送去点！”

老太太和楊坤都不知这是怎么回事，都驚奇的看着他。

“丽梅得買条头巾。”孙德臣看姑娘走出了大門，慚愧的說：“丽梅真是好姑娘。”

(李超雄插圖)

一个新生命的誕生

璩 石

朱璩从甜蜜的瞌睡中被人搖醒了。她吃驚的睜开沉重的眼睛一看，招呼她的人是列車員張芝。

“到鐵場了嗎？”

“就要到了，”張芝說，“你怎么这么瞓？統共坐半点鐘的火車，就睡起來啦！”

朱璩站起來伸了一个懶腰，然后揉揉惺忪的睡眼笑着說：“瞓極了，一連兩天兩宿沒睡覺了！”

車停了，朱璩和張芝打了个招呼，就跳下車，急忙走出了站台。当她剛剛走近自己那座婦嬰保健駐在所的木头房子时，听見火車長吼了一声，离开了鐵場东站。

屋子里靜悄悄的，一片陽光照在那張鋪着毛毯的床上。她把接產包朝桌子上一放，轉身就倒在陽光下。呵，陽光好溫暖，这样睡一觉多好呀！的确，在兩天兩夜連續的接生工作之后，再也沒有比睡眠更为她所需要

了。她閉上眼睛，可是肚子里突然咕碌碌一陣响叫，使她想起來不独需要睡眠，同时也需要吃飯了。

本來買点什么現成的食品吃一下就成的，可是鉄場這地方太小，既沒有小館，也沒有小鋪！她從來就是這樣：自己生火，自己煮飯，不管是閑的時候也好，忙的時候也好。

于是她爬起來，熟練的淘好了米，在火爐上燜起一小鍋大米干飯來。趁着鍋在火上坐着的工夫，她把屋子徹底的收拾了一遍。這樣一來，睡意不知不覺地溜掉了。她打開窗子，一陣涼爽的晨風迎面扑來；窗子外，春天的鮮嫩的小草已然勇敢的鑽出土層，把坡地染成了一片新綠。

她想起來，這已經是自己一個人在這座妇幼保健駐在所里所迎接的第四個春天了。四年來，這一帶有多少新生命在自己的手里平安的誕生了啊，有多少母親在自己的開導下慢慢的相信了科學知識啊！

離開窗子，她看見了挂在牆上的那張鉄道部頒發的獎狀。要不辜負黨和人民對自己的信任啊！她想。

飯好了。

她快活的盛了飯，就着鹹菜，剛剛吃了半碗飯，車站的小吳推門走進來。

“小朱，鴨園來電話說：老宴春的老婆肚子疼的厉害，要生孩子，還說怕是難產。”

“難產？”

她驚疑的反問着，一下子跳起來，撂下筷子碗，就收拾接產包。

“你這就去嗎？沒有車呀！”小吳說。

朱璣一想，可不，火車才開過去不大会，等下趟車來還要好幾個鐘頭哩，這怎麼行呢？

稍稍遲疑了一下，她還是提起了接產包。小吳關心而又為難的說：

“你走着去嗎？那怎麼成呢？十好幾里路呢，再說半道上還有狼！”

“可是我不能等車了，那是難產！”

小吳眼看著朱璣把門上了鎖。

“應該送你一程，可惜我值班。”

“不怕！”

在車站，兩個人分了手。朱璣跑上鐵軌的路基，急速的走着，恨不能一下子就跑到鴨園，把孩子平安的接下來，使產婦脫離痛苦和危險。

她走的真不慢，風在耳旁呼嘯着；一座又一座的山包從眼前迎來，她走着，走着，把這些都拋在身後。